



琼瑶

几度夕阳红

皇冠公司
出版社

琼瑶全集·第三辑

几度夕阳红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1-5844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琼瑶全集·第三辑/琼瑶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6

ISBN 978-7-5302-1388-9

I. ①琼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057334号

琼瑶全集·第三辑
QIONGYAOQUANJI DISANJI

琼瑶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（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）

邮政编码：100120

网 址：www.bph.com.cn
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本 59印张 1300千字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388-9

定价：178.00元（全7册）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8572393

第一部

时间：一九六二年夏

地点：台北

因甚斜阳留不住？

翻作一天丝雨！

黄昏。

夕阳斜斜地射在那油漆斑驳的窗棂上，霞光透过了玻璃不全的窗子，染红了那已洗成灰白色的蓝布窗帘。树影在窗帘上来来回回地摆动、摇曳。时而朦胧，时而清晰，又时而疏落，时而浓密，像一张张活动而变幻的图案画片。

梦竹咬着铅笔上的橡皮头，无意识地凝视着窗帘上摇摇晃晃的黑影。然后，又低下头望着桌上摊开的家用账本：伙食、燃料、调味品、水电、零用、教育、医药、娱乐……预算中的项目似乎没有一样可以减少，而这些零零碎碎的项目加起来竟变成了那么庞大的一个数字，收支的差额仿佛一个月比一个月大。紧咬着铅笔，她呆呆地瞪着帐簿出神，如何能使收支平衡？这似乎是一项最难的学问，做了将近二十年的主妇，她仍然无法让支出不超过预算。呆坐了半天，她毅然地握着铅笔，下决心似的把娱乐那一项勾掉，勾掉的同时，她眼前仿佛立刻浮起晓白向她睁得大大的眼睛，和伸开的手。

“妈，哈林篮球队！”

晓彤呢？那个永不会做过分要求的孩子，也偶尔会怯怯地来一句：

“妈，顾德美约我去看电影！”

这些，能够都不管吗？可是，又如何管呢？就算没有娱乐这项，也还是不能平衡。她考虑了一下，把零用那项的数字重写了一个，再看看，实在是省无可省了。除非再降低伙食的标准，她更明白，伙食已不能再降低了。晓彤有贫血的趋向，明远的身体也不好，晓白又正是发育的年龄，每半年要冲高五公分，正需要营养。反正，算来算去，只是一句话，家用不够，随你怎么改怎么算，还是不够。

窗帘上的树影变淡了，暮色却逐渐加浓。梦竹猛然跳了起来，看看桌上那个破旧的闹钟。已经五点多了，怎么一晃眼就五点多了呢？明远和孩子们马上就要回来了，晓白一定蹿进家门就要闹吃饭，她匆匆忙忙地把账本收进抽屉，转身走进厨房。

厨房，狭小得不能再狭小，煤气弥漫全室，使人一进去就要呛得咳嗽不止。这间厨房是就着原有的屋檐搭出来的，公家配给明远的这栋宿舍，本来只有两个六席的房间，后面是厨房和厕所。晓彤和晓白小的时候还无所谓，明远夫妇住了前面一间，让一对小儿女住后面一间。但是，孩子逐渐长大，总不能让十八岁的女儿和十七岁的儿子挤在一间房里。于是，迫不得已，他们花了一点钱，把原来的厨房和厕所打通，改成一间房子给晓白住，又在后面搭出一个厨房和厕所，因而，这厨房就小得简直转不开身子。

刚刚把米淘好，放在煤球炉上，梦竹就听到大门响，为了免得一趟趟开门的麻烦，全家四个人都各有开门的钥匙。梦竹侧耳倾听，她喜欢这一刻，她喜欢凭脚步和行动的声音，来判断是谁回来了。这是她的一个秘密的享受，她的生命就建筑在那三个人的身上，无论是哪一个的脚步，都能引起她一阵朦胧而模糊的喜悦。

进来的人举动柔和而细致，她听到轻轻拉开纸门的声音，和搁置书包的声音。然后，一串徐缓而轻俏的脚步声向厨房门口走来，接着，一张女性的秀秀气、文文静静的脸庞就伸进了厨房，白皙的脸上嵌着对乌黑的眼睛，对梦竹展开了一个安静而恬然的笑。

“妈，我有事跟你说。”

“进来吧，帮我把空心菜摘一摘。”梦竹说着温柔地扫了晓彤一眼。她高兴晓彤是第一个回来的，近来，她常常渴望能有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时间。哪怕不谈什么，只是看看她，看她那日渐成熟的身段和越来越秀丽的面庞。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是母亲的骄傲。虽然她也知道晓彤并不是真的“很”美，晓彤太纤瘦，又太安静，不够活泼，不够“出众”。但是，在一个母亲的眼睛里，她已经是够美了。

晓彤走了进来，端着菜篮子坐到厨房门口的小凳子上去摘，因为厨房的狭小程度是无法容纳两个人的。梦竹又看了女儿一眼，晓彤的眉毛微锁着，

薄薄的嘴唇抿得紧紧的，梦竹熟悉这个表情，这表示有什么难以启口的事情了。

“晓彤，你说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”

晓彤抬起头来看看梦竹，又俯下头去，兜着圈子说：

“妈妈，你知道顾德美？”

“当然了，她不是你最要好的同学吗？”

“嗯，就是她，这个星期六她过十八岁的生日，晚上有个小庆祝晚会，她一定要我参加。”

梦竹看看晓彤，她知道晓彤没有说出来的话。好朋友的生日晚会，当然要参加，十八岁的女孩子，早就该有社交经验了，但是……她沉吟了一会儿说：

“你是担心没有衣服穿，是吗？”

“还不止这个，我总得表示一点意思，送一个蛋糕或者什么的。”

梦竹想起了刚刚还在紧缩开支的预算，一下子就心乱了起来。她不忍泼晓彤的冷水，晓彤向来不是个爱虚荣的孩子，她能体会家里的困难，从不敢正面要求东西，每次需要什么，都绕着弯儿试探着说出来，如果真不给她，她也不会说什么。不过，这次的事不同，这关系到孩子的自尊心，女儿已经不是个小娃娃了，应该让她在朋友面前有面子。可是，面子，这两个字就太贵重了！要多少钱才能够让儿女在人前都体体面面的？想着，她不自禁地就叹了口气。

“妈妈，”这声叹气显然使晓彤不安了，她嗫嚅着说，“我想，就穿制服去也没什么关系，只是，好像总应该送点东西。”

“顾德美，”梦竹困难地说，“家里不是很有钱吗？”

“是呀，阔极了！”晓彤不假思索地说，“她家的布置才豪华呢，好漂亮的洋房，落地电唱收音机、地毯、钢琴，讲究得不得了！她爸爸是泰安纺织公司的总经理！”

“唔，”梦竹哼了一声，切菜刀忙碌地在砧板上移动，“所以，和生活环境相差太悬殊的人交朋友，是一大负担。”

“妈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饭开锅了，梦竹把饭锅架高了，关小了炉门，再沉思地

望着晓彤。晓彤正低着头摘菜，短短头发拂在额前，从正面看过去，只能看到她微翘的小鼻子，和好长好长的两排睫毛。她感到心中一阵激荡，对女儿的一种深切的喜爱强烈地抓住了她。她停止了切菜，说：“晓彤，让我来想办法，不过，”她迟疑了一下，“关于这件事，最好别告诉你爸爸！”

晓彤抬起头来注视着母亲，笑了。这笑容像拨开云层的青天，那样清朗愉快。她站起来，把摘好的空心菜拿到水龙头底下去洗，她深深明白，母亲说“想办法”，就是答应她的要求了，而且，一定会真的想出办法来的。梦竹望着晓彤含笑地立在水槽旁边，心里却乱得厉害，想办法，她又能想什么办法呢？如果有一个童话中的聚宝盆就好了，可以把一角钱变成许许多多……

大门又响了，一声巨大的关门声之后，是奔过两间屋子的重重的脚步声，书包抛在地上的重物坠地声，和篮球击在墙上的砰然之声。然后，晓白窜进了厨房里，满头满脸的汗，一件白色的运动衫湿透了地贴在身上，连黄卡其裤子的腰部，也湿了一大截，一面跑进来，一面嚷着：

“哎呀，热死了！给我一点水！”

说着，他从梦竹的背后挤过去，一直冲到水龙头前面，把头往水龙头下面一伸，哗哗地淋着水，又仰过头来，用嘴衔住水龙头，咕嘟咕嘟地把自来水咽进肚子里，晓彤被他挤到厨房门外去了。梦竹嚷着说：

“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别喝自来水！屋里的冷开水瓶里灌得满满的一大瓶，你不喝！就认定了喝自来水，多不卫生呀！”

晓白抬起满是水的脸来，晒成红褐色的皮肤闪闪发光，睫毛上全挂着水珠，眼睛都睁不开了，他带笑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：

“全家就是我的身体最棒，你猜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喝的是自来水！”

“什么谬论！”梦竹说，一面望着那已经比她高出一个头来的儿子，“你又是怎么弄的？这样一身一头的汗！”

“打球嘛！下学期我一定可以被选进校队！”

“打球？”梦竹不满地说，“只知道打球，书也不念！”

晓彤站在厨房门口，丢给晓白一块毛巾说：

“你擦干了赶快走开吧，我洗了半天的空心菜，给你这样一淋水，又弄

脏了！”

晓白接过了毛巾，站在厨房通卧室的门口，用毛巾在头发上一阵乱擦，梦竹皱着眉叫：

“你还不走远点，头发里的水全掉到我菜锅里来了，怎么你一举一动都要惹人嫌呢！”

晓白靠在厨房门上，伸头望着洗菜盆说：

“怎么，又吃空心菜呀，天天都是空心菜！”

“你想吃什么菜？”梦竹没好气地说，“假如你争气一点，考得上省中联考，不读这个贵得吓死人的私立中学，我们又怎么会穷得天天吃空心菜？所有的钱都给你拿去缴学费，三天两头还要这个捐那个捐的……空心菜！别人都不说话，你还要来挑眼！”

“晓白，你就走开点吧，”晓彤插进来说，对晓白挤了挤眼睛，“站在这儿碍别人的事，我听到门响，是不是爸爸回来了？”

“好好，我走开！”晓白满不在乎地说，悄悄地对晓彤做了个鬼脸，交换了会意的一笑，“反正都嫌我，我还是去看人魔和丐仙的大战去！”后面一句说得非常轻。

“他说去做什么？”梦竹没听清楚，问晓彤。

“大概是说去做大代数吧。”晓彤说，暗暗地皱皱眉。

“哼！大代数，他会那么用功！明年高三了，接着就要考大学，看他拿什么考去！”梦竹生气地说，一面忙着把菜下锅。炒着菜，又说：“如果晓白能和你一样懂得自己用功就好了，长了这么大的个子，就晓得吃和玩，你爸爸从不管他，只会惯他。”

晓彤不说话，默默地把洗好的菜盛进盘子里，放在炉台边的桌上。然后整理碗筷做吃饭的准备。她心中对母亲有些微微的不满，总是这样，晓白每次回来都要挨骂，其实晓白只是比较爱玩一点而已，这也没有什么太了不得的地方，考不上省中联考，骂一次就够了，一年前的事了，还要天天骂，幸好晓白对什么都不在乎，要是她的话，决受不了。

厨房里的温度极高，冒着蓝色火苗的炉子把这间小厨房烤得如同蒸笼，油烟弥漫全室。只一会儿，母女二人都汗流浹背，梦竹看了晓彤一眼，说：

“你到屋里去吧，这儿的事我来弄，你先把爸爸的茶泡好。”

屋子里，晓白正赤裸着上身，仰躺在榻榻米上，手里拿着一本武侠小说，看得津津有味，晓彤低声警告地说：

“当心妈妈看到，又要挨骂！”

“嘘！保密！”晓白轻声说，“姐，你试试看，这小说真棒极了，比你那些什么《傲慢与偏见》，什么《小妇人》《茶花女》的不知道好看多少倍！不管你一拿上手连饭都不想吃！你看，百毒人魔碰上了铁心公主，这一下有戏可看了！我非看看他们这一战鹿死谁手！”

“百毒人魔？什么公主？”晓彤不解地问，“又是妖怪，又是公主，这不是和格林童话差不多？”

“什么？胡扯八道！”晓白轻蔑地扫了他姐姐一眼，对于晓彤的无知大感惊异，“告诉你，百毒人魔最惯于用毒药，他还会驱蛇驯兽，有一种叫一线香的蛇，毒极了，他整天把这种蛇藏在袖子里，不知不觉地下手谋害他的仇人，有一次，他碰到了邈邈书生……”

“什么书生？”晓彤没听清楚。

“邈邈书生。邈邈书生有一身邪门武功，天赋异禀，他能在两三丈远之外，飞痰伤人……”

“飞什么东西？”晓彤越听越离奇了。

“痰。他对敌人吐一口痰，痰就会贯穿对方的五脏，一直嵌进敌人的骨头里去，被他吐了痰的人非死不可，碰着他一点儿吐沫星子的人，都不死也要受重伤……”

“哦？有这样的人让他到大陆上去打仗倒不错，也不用发明什么火箭飞弹的，只要他去飞飞痰就行了！”晓彤笑着说，“我可不懂这又是毒蛇又是痰的书，恶心兮兮的有什么好看。”

“哼，你是没看，你一看就知道它的好处了！”晓白颇为不悦地说。

门又响了，这次是明远回来了。晓白一翻身坐起来，把武侠小说往书包里一塞，顺手抽出一本英文课本来翻弄。晓彤也赶快走开去给父亲泡那杯永不可缺的茶。明远走进屋来，上了榻榻米，漫不经心地走过晓白身边，微蹙着眉，若有所思地靠进藤椅里。晓白跳起来，报告新闻似的嚷着说：

“爸，我们体育老师说，要选我参加篮球校队！”

“唔。”明远随意地哼了一声，看了晓白一眼。晓彤捧着那杯茶走过去，一看到父亲这副神态，就知道父亲一定有什么心事，默默地把茶放在茶几上，她轻轻地说了声：

“爸爸，茶。”

“唔，”明远又哼了一声，抬起头来，望着晓白运动衫上的图案出神，接着，就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：

“晓白，你妈呢？”

“在厨房里。”

“饭还没有好吗？”

“就好了，”晓彤说，“我帮妈摆饭去！”

晓彤钻进厨房，梦竹已经把菜都炒好了，晓彤一面帮着摆饭，一面低低地说：

“爸爸回来了，样子有点特别。”

“哦？怎么？”梦竹问。

“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”

“是高兴呢？还是不高兴呢？”梦竹问，把筷子放到饭桌上。

“又像是高兴，又像是不高兴。”

梦竹沉思地看看晓彤，放好碗筷，叫晓彤去请明远来吃饭。明远端起饭碗来，却怔怔地望着梦竹，好半天也没有吃一粒饭。梦竹等待地看着明远，她知道明远是藏不住话的，一定有事情要告诉她，但明远迟迟不语，清癯的脸上，那对深沉的眸子里流动着清光，有什么事使他兴奋了？升级了？加薪了？都不可能！就是可能，也不会让他流露出这副神态。

“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”终于，梦竹忍不住地问。

“有一件你再也想不到的事。”明远开口了，凝视着梦竹，“我今天在车站碰到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梦竹本能地有些紧张，明远的神秘态度使她困惑。

“王孝城。”

“什么？”梦竹吃惊地说，“王孝城他也在台湾？真的是他？”

“怎么不是他，他还是老样子，只是比以前起码重了十公斤。我简直想不到会碰到他，站在车站谈了一会儿，他是五二年从香港到台湾的。而且，还有件你更想不到的事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听说过墨非的名字吗？”

“墨非？”梦竹困惑地说，“好像是个画家嘛！”

“不错，”明远点点头，“是个画家，很有名的画家，也就是王孝城。”

“什么？”梦竹不信任地问，“王孝城？”

“对了，”明远说，“你想不到吧？你记得在重庆的时候，我们那股狂劲，放歌纵酒，豪情满腹。那时，我总说要做个大艺术家，他呢，每次都耸耸肩潇潇洒洒地说一句：‘艺术家，吃不饱饿不死，还是做个大企业家好，画画，只能学来消遣消遣而已！’结果，他却成了个大画家，我呢——”他注视着菜碟子，桌上，唯一的一盘荤菜，肉丝炒豆腐干，已经被晓白整个包办了。咬了咬嘴唇，他嗒然若失地，惘然地笑了笑：“命运是个奇怪的东西！”

梦竹知道明远这句“命运是个奇怪的东西”的言外之意，她默然地望望明远，心里却有份乱糟糟的感觉。王孝城，她还记得他那股什么都不在乎的洒脱劲儿，整天嘻嘻哈哈地，无忧无虑地拉着明远和她游山玩水。而今，他还是老样子吗？记得他的恋爱哲学是：“娶尽天下美女，要不然终身不娶！”她看看明远，就这么一会儿时间，明远的情绪显然已经低落下去了，微蹙的眉头和沉郁的眼睛显示他那习惯性的忧郁症又犯了。她小心翼翼地问：

“王孝城，他结婚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明远说，突然地萧索和落寞起来，“结婚了。刚结婚不久，一位本省小姐，孝城还是个聪明人，事业有了基础再结婚，现在是什么都好了。今天在车站碰到，大家匆匆忙忙的，因为他还有应酬，没办法和他多谈，我已经请他和太太这个星期六到我们家来便饭！”

“噢！”梦竹轻轻地叫了一声，在这一声之后，却是一种惶恐，她本能地打量了一下屋里，破旧的纸门东一条、西一条地挂着，露出了里面的木头架子，榻榻米早已泛黄，紫红的布边全已破损，墙上水渍和油烟遍布，屋角蛛网密结，再加上那些堆在榻榻米上无处安放的孩子们的书籍……这一切加

起来，给人的印象是零乱、寒苦和窘迫。多年以来，他们家里没有招待过客人吃饭，王孝城固然是洒脱不羁的老朋友，但是，他已经是个成功的大画家，只怕他们招待不起！何况他还有个刚结婚不久的太太。

“唔，真没想到，”明远丝毫没有察觉到梦竹的心情，只陷在自己的思想中，“快二十年的朋友了！真要好好谈谈，以前，我和他都那样爱玩，你记得？哎，假如我不放弃绘画，或者……”他的话半中央刹住了，尾音和余味却苍凉地遗留在饭桌上。梦竹很快地扫了他一眼，心情却逐渐地沉重了起来，她能体会他那份失意，当年的朋友已经成功，而他手中依然空无所有！明远的这份失意像一副千钧重担，对她压迫过来，面对着饭碗，她一点食欲都没有了。

“星期六，约的是晚饭，你随便准备点什么吧！”明远用一句现实的话结束了那份感慨。

“我觉得……”梦竹犹疑地说，“请吃饭，我们……好像……你知道这个月的家用，请一次客，起码也要一两百块，恐怕……”

“你想想办法，把别的项目上用度省一省吧！”

想办法，又要想办法！假如有一个聚宝盆就好了。除掉聚宝盆，还有什么办法好想呢？一个钱永远不能当两个钱用，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。

饭后，明远回到了屋里，往藤椅上一躺，拿起报纸，和往常一样地看起来。但，梦竹从他定定的眼神，和那永不翻面的报纸上，断定他根本就不在看报纸。为了王孝城吗？一个旧日的好友而已——可是，这好友的身上系了过多杂乱无章的回忆，梦竹还记得他那爽朗的大叫声：

“怎么，你们决定要结婚了？我是个反婚姻者，婚姻是枷锁！但是，假若你们要结婚，我当证人吧！”

真的，他当了证婚人，不止证婚人，婚礼的一切，几乎由他包办了——一个最热心的朋友！反婚姻者，现在也结婚了。是的，婚姻是枷锁，但，每个人迟早都要把这个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。

晓彤静悄悄地绕到梦竹的身边来，在梦竹耳边轻声说：

“妈妈，别忘了你答应我想办法的哦？”

梦竹一愣，从冥想中回复了过来。想办法！是的，女儿要参加社交场合了，必须想办法，丈夫要招待老朋友吃饭，也必须想办法！她站直身子，顿时感

到满心烦躁。晓彤从父亲面前走过，拉开后面的纸门，回到她自己的屋里去了，临关上纸门的一刹那，还对梦竹投过来一个信赖而会心的微笑。明远放下报纸，皱着眉说：“晓彤做什么？鬼鬼祟祟的！”

“没！没有什么。”梦竹掩饰地说。凝视着那闩拢的两扇纸门发呆。一件比较漂亮的衣服要多少钱？无法计算，许久没有进过绸缎庄了。如果能给晓彤做一件白纱的晚礼服，纯白的，镶着小花边——突然间，她跳了起来，白纱的晚礼服，镶着小花边！记忆中有这么一件！兴奋使她振作，抛开了正预备熨的晓白的制服，她走到壁橱旁边。拉开壁橱，打开一口笨重而陈旧的皮箱。明远诧异地瞪着她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没，没有什么，”梦竹偷偷地看了明远一眼，低声说，“只是——要找一点东西。”

说着，她在衣箱中一阵翻搅，拉出好几件衣服，又塞了回去。最后，她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，一件白纱的洋装，上面缀着亮亮的小银片。取出这件衣服，她锁好箱子，关上橱门，想不被注意地把这件衣服拿到晓彤屋里去。可是，一抬头，她就发现明远正紧紧地盯着她，看着她手里的衣服，又看看她的脸，似乎要在她身上搜索什么。她不由自主地不安起来，期期艾艾地，解释地说：

“我想……给晓彤改了穿。”

“唔。”明远哼了一声，眼光仍然在她脸上搜索，她的不安加深了，为了掩饰这不安，她只得装做不介意地喊：

“晓彤！”

晓彤应声而入，梦竹把手里的衣服递给她：

“你去试试看，能不能改了给你穿，假若大致能穿的话，我就给你改一改。”

晓彤接过了那件衣服，一下子打开来，白色的轻纱如瀑布般泻开，缀着的亮片映着灯光闪烁。晓彤抬起头来，黑眼珠也映着灯光闪烁，喜悦的红晕正在面颊上扩散。她凝视着母亲，深吸了一口气说：

“妈妈，这是你以前的衣服吗？怎么我从来没有看到过？我还以为你以前只穿旗袍呢！哦，妈妈，还是新的呢，给我穿不是太讲究了吗？”

“去穿上让我看看吧！”

晓彤抱着衣服，带着份难以抑制的兴奋，转身走进了自己的屋里。梦竹望着她走开，回过头来，立即又接触到明远的眼光，现在，这对眼睛是凝肃而幽冷的。

“晓彤没有衣服穿，”梦竹急促地说，语气中带着几分祈求的味道，“她需要一件衣服，我想不出别的办法来！”

“当然啰，”明远酸溜溜地说，“难为你去收藏这么多年等着她长大了来穿。”

“别这样说好不好？”梦竹的声调已不太稳定，“晓彤已经十八岁了，同学的生日晚会，总不能让她穿制服去！”

“谁叫她命不好，做了我的女儿，父亲穷，养不起这么高贵的孩子！”明远的脸色阴沉了下去。

“明远！”梦竹叫，“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你这样说，算……算什么意思呢？”

晓彤及时地进来，打断了夫妻二人的争吵，她已经换上了那件白纱的衣服，娉婷的脚步，匀称的身段，缓缓走来，恍如一个下凡仙子！脸上绽开的是个朦朦胧胧的微笑，静静地望着母亲。

“妈，可以吗？”晓彤仰着脸，微笑地问。

梦竹望着这被烟雾般的软纱所包围的女儿，眼睛前面顿时一片模糊。衣服衬着晓彤那俏丽的脸庞，显得那样雅致脱俗！在这一刻，她才领会到晓彤那份洁净单纯的美，白色对她是这样地合适！亭亭然地立在那儿，宛如一只白鹤！是的，一个长成的女儿，一个美丽的女儿！她勉强压制着内心的激动，走过去用手握了握衣服的腰，晓彤的腰肢纤细，衣服太大了一些。

“你比我以前瘦些。”她轻轻地说，“这里要收一点。”然后，她看了看那镶着花边的衣领，“领子已经过时了，可以改成大领口。”

“哦，不要！”晓彤喊，“我喜欢这种小圆领，我也喜欢这碎碎的小花边。哦，妈妈，这衣服真漂亮。”她转过身子，站在明远的面前，喜悦使她忘了一向对父亲的敬畏，她微笑着拉开裙子的下摆，轻轻地旋了一圈，站定说：“爸爸，我好看吗？”

明远蹙紧了眉头，不耐地望着晓彤，正想说什么，却在一抬头间，看到梦竹对他投过来的哀恳的眼光。于是，他咽了口口水，艰涩地说：

“唔，好看，很好看。”

“去脱下来吧！”梦竹把晓彤推出室外，“脱下来让我改。”

“妈妈，你真好。”晓彤抱住母亲，把头在梦竹胸前紧紧地挤了一下，就回房去脱衣服了。

这儿，梦竹和明远相对注视，两个人都呆呆地站着，一层尴尬的情绪在两人之间移动。站了好久，明远才掩饰什么似的咳了一声，无奈地笑笑说：

“好吧，反正这件衣服就应该属于她的。”

“明远，”梦竹轻声说，声调里含着歉意和祈谅，“你知道，我是不得已，孩子需要衣服。”

“当然，”明远似笑非笑地说，“我只是不知道你把这件衣服保留了这么多年。”

“料子很好，扔掉了可惜。”

“属于料子以外的东西，大概也扔不掉吧！”明远幽幽地说，仍然带着那似笑非笑的表情。

“明远，你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明远坐回到椅子上，又拾起报纸，遮住了脸，声音从报纸后面透过来，“是你的女儿，当然随你怎么打扮。”

梦竹怔然地立着，愣愣地看着遮在她和明远之间的那一张报纸。忽然，她打了一个寒战，她觉得那张报纸正逐渐加厚，加厚……厚成了一堵墙，坚固地竖在她与他之间。

2

早上，魏如峰醒了过来，看看手表，已经八点三十分，昨夜，为了那份增产设计，忙到深更半夜，又被霜霜冲进屋来瞎闹一场，弄得太晚才睡，难怪醒得迟了。他伸了个懒腰，从床上坐起来，才坐起身，就看到枕头边放着